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隱逸第二

南齊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静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潜感地靈冥致江鯉但能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禄而憂人重乎州舉秀才主簿

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為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世祖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任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為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隆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遺之逆迎也測無所受賫老子莊

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在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术度形而衣薜蘿澹然已足豈容當此横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悦而退尚書令王儉餉測蒲褥頂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絶賓友惟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説刺史隋王子隆至鎮遣别駕宗

哲致策問測笑曰貴賤理隅何以及此竟不答明帝建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

臧榮緒東莞人少孤窮自灌園以供祭祀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守初鎮揚州徵為主簿不到自號被褐先生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世號為二隱

顧歡字景怡吳郡人幼聰敏及長篤志好學年二十餘母亡廬于墓次遂隱遁不仕開館聚徒受業者嘗近百

人太祖輔政而悅歡風教徵為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

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臣聞舉網提綱

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

也上理其綱則萬機其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

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矣天門

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

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仄陋野無伏賢是以窮

谷愚夫敢露編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

百王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覽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求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武帝永明元年詔徵歡為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為散騎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

沈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少勤於學宋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驎士應選尚之

謂子偃曰山東故有奇士也少時驎士稱疾歸鄉更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驎士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絶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驎士未嘗答也隱居餘不悞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千人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驎士入郡驎士聞郡後嘗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驎士曰

明府德履素冲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而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永乃止順帝昇明末徵為奉朝請不就世祖永明中中書郎沈約表薦詔徵為太學博士明帝建武二年徵為著作郎東昏永元二年徵為太子舍人並不就守操終老

杜京產吳郡人少恬靜閑意榮官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稱疾去除奉朝請亦不就始平東山開舍授學孔稚

珪及光禄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産曰竊見吳郡杜京産潔靜為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沉吟道奥泰初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於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懽薛蘿起抃矣不報建武初徵為員外散騎常侍京産曰

莊生持約豈為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會稽孔道徽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

徐伯璨東陽太末人有儒學好釋氏老莊明道術宅居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長隱處也山多龍鬚栢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二年伯璨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炤俄爾而滅白雀一隻棲其戶牖論者以為隱德之感焉永明中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

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樓惠東陽人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者皆避之宋明帝聞之勑出住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

忽乘白驢向臨安縣衆不知所以尋而唐寓之賊破郡文惠太子忽出住蔣山求歸見許武帝勑為立館

盧度有道術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魚次第來取

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别永明末以壽終
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之瀑布山在山三十餘年
隔絶人事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
信宿才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彌孫與僧達書曰聞
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影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
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士何以致之望其還策之日蹔
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此
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峯絶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

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巳窺煙波臨滄洲矣如君欲見之當為申譬太祖即位手詔吴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勑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劉虬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太祖建元初豫章王為荆州教（教令也）辟虬為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遣書禮請虬等各脩牋荅而不應辟命武帝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虬及

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徴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曰虬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召宏施虬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辨退不擬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蠅之義劉昭與虬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孔道徽少厲高行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嶷

為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親慕之道嶽兄弟持心操行過饑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鷹之除竟陵王侍郎不至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給事中僧紹宋文帝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廢帝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太祖為太傅徵為記室參軍不至武帝永明初世祖勅召稱

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

梁陶宏景字淵明丹陽秣陵人齊武帝永明中除奉朝請既辭禄止于句容之勾曲山嘗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陽華陽之天周廻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君始從東陽孫遊岳受圖經符法遍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時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東昏永元初

更築三層樓宏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賔客至其下與物遂絶唯一家僮得侍其所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宏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武帝給黄金朱砂曽青雄黄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歴至已巳歳而加朱㸃實武帝太清三年帝手勑詔之賜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一至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

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絁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效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咨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山中宰相二宫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脫時多不納受縱留者即作功德

阮孝緒陳留尉氏人所居惟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遥為名流所欽尚如此

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博通琴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戚多貴仕點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為莫逆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圭為築室焉園内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豫章王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良乃往請點角巾登席

何胤點之弟也為左民尚書嘗懷止足齊建武初築室郊外號曰小山常與學徒遊處其内至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朏罷吳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耶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東昏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高祖霸府建引胤為軍謀祭酒與書曰想

常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歡也既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後無爽若耶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賓是為樂土僕推遷薄宦自東徂西晤言素對用成睽濶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歡遇曳裾儒肆實欲卧遊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為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離屯故投袂數十免出釁禍思得矚眷諮疑過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素懷栖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既俯拾青組又脫屣朱黻但禮存用舍義貴隨時

徃識禍萌實爲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爲邦負賤咸恥好仁由已幸無凝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候承音息旛首還翰慰其引領屑不至高祖賤阼詔爲特進右光禄大夫手勑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㪍昧於理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緼方策自斈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引朝高尚軌物則泊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

失去取為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
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屈道巖阿共成美世
必望深達往懐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
意遲面在近果至脩單衣鹿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
就席伏讀脩因謂果曰吾昔於齊朝欲陳兩三條事一
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
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
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

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冐者神器有國所先故王孫滿斥言楚子頓盡圜丘南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圜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而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詣闕陳之果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叔孫通耳肩曰卿詎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耶果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肩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果曰今君遂當邀然絶世猶有致

身理不肖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有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昔荷聖主盼識今又蒙旌賁甚願詣闕請恩但比腰脚大惡此心不遂耳杲還以肖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禄肖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肖又不受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履手栟櫚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卧於石上

庾承先潁川人少沉靜有志操強記敏識郡辟功曹不

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嶽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于七臺山鄱陽忠烈王尤加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亦板為法曹參軍並不赴

劉訏平原人也本州刺史張謖辟為主簿不就主者檄召訏訏乃掛檄於樹而逃曾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及卒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劉歊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訏並隱居求志以

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卒時年三十二親故誄其行節謚曰貞節處士

陳馬樞扶風郿人也初在梁遇侯景之亂邵陵王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偏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閑甚乎乃隱于茅

山有終焉之志孝文天嘉元年帝微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為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鄱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以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至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于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睛洞黄能視晴中物以宣帝大建十三年卒

後魏鄭修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九谷中依巖結宇獨處淡然屏迹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修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家於密雲蓬室草庭唯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棲謝其高矣叟不治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為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常乘一牸牛弊韋

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便盛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及高閭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為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約以衣服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媿

北齊王晞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魏孝莊永安初其兄暉聘梁啓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徽署廣平王開府

功曹史晞顧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乃屬遷鄴遊遨巩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為開府記室晞稱先被大傷困篤不赴

隋崔郭博陵安平人也初為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時宗之不應辟命

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沉靜寡嗜慾受業於周宏正善三

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
乎遂還棲隱之操策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
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布褐陳大建時應召來憇
於至貞觀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絶粒養性所資惟松
朮而已雖隆冬冱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為之開山立
頌
盧太翼河間人也閑居味道不求榮利隱於白鹿山數
年徙居林慮山茱萸㵎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

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絶世以為神仙可致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召與語竟無所答帝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髪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未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及也

唐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説兼好釋典雒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為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是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羡門廣成豈虛語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

朱桃椎者蜀人也澹泊為事隱居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軌之鎮益州也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結菴澗曲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為屩致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屩也為鬻米置於本處桃椎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為焦先之流高士廉為益州都督府長史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去士廉高之差人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

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之士士廉獨加褒禮蜀中以為美談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也高祖永徽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於太白山每有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其妻有方外之志與遊巖周遊山水二十餘年後自巴蜀將遊荆楚行至夷陵之青溪館有終焉之志遂結廬溪側荆州長史李安期薦之制追赴京至汝州便辭疾入箕山於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頻召辟不受

史德義者蘇州崑山人也咸亨中隱居武丘山鹿裘葛巾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高宗聞其名徵赴洛陽尋而稱疾歸公卿已下皆賦詩餞别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

王希夷徐州滕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為人牧羊以收傭供葬葬畢隱于嵩山後竟居兖州徂徠山與道士劉玄博為棲遁之友

盧鴻乙范陽人也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善籀篆楷隸

隱於嵩山開元初遣使備禮再徵不至六年𤣥宗至東都謁見不拜拜諫議大夫放還山又賜隱居之服并其草堂一所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於古大梁城時人號為梁丘子

崔覲梁州城固人為儒不樂仕進以耕稼為業老而無子乃以田宅財產分給奴婢令各為生業覲夫妻遂隱於城固南山家事一不問約奴婢遞過其舍至則供給酒

食而已夫婦林泉相對以嘯咏自娱鄭餘慶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聞其風辟為節度叅謀覲至府亦若不達人事餘慶容之文宗太和八年左補闕王直方上疏論事帝嘉之屢召便殿語及時務直方與覲城固山為鄰居因薦焉特詔以起居郎徵之竟不奉詔

許寂字閑閑祖秘名聞會稽寂少有山水之好泛覽經史窮三式尤明易象久棲四明山不干時務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内殿會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篳篥事

訖方命坐賜湯果問易義既退寂謂人曰君在淫聲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請還山寓居於江陵以茹芝絶粒自適其世天祐末節度使趙凝昆季深禮遇之師授保養之道唐末除諫議不起漢南謂之

徵君

晉鄭雲叟白馬人也少好學耿介不屈為文敏速遒麗昭宗朝嘗應進士不第拂衣歎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性與道在乎已而不能取焉用浮名之攖我心使
鬱鬱然若是耶因欲携妻子隱於林壑其妻非而不行
雲叟乃薄遊諸郡獲數百緡以贍其家辭訣而去尋入
少室山著擬峯詩三十六章以道其趣人多傳之後妻
以書達意勸其還家雲叟未嘗一覽悉投於火其絶累
如此俄聞西嶽有五鬣松淪脂千年能去三尸因居於
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為三高士道殷有
釣魚之術鈎而不餌又能化易金石無所不至雲叟嘗

目覩其事信而不求雲叟與梁室權臣李振善振欲禄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雲叟千里徒步以省之識者高焉後妻兒繼謝世每聞凶訃一哭而止時唯青衿二童一琴一鶴從其遊處好碁塞之戲遇同侶則以晝繼夜雖寒風大雪臨簷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唐天成中召拜左拾遺不起嘗與羅隱之朝夕遊處隱之以藥術取利雲叟以山田自給俱好酒吟詩善長嘯有大缾云可辟寒置酒於其中經時味不壊日携就花木水石之

間一酌一詠嘗因酒酣聯詩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卻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高祖即位聞其名遣齎書致禮徵為右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赴上表陳謝高祖覽表嘉之賜近臣傳觀尋賜號逍遥先生以諫議大夫致仕月給俸禄雲叟好酒嘗為詠酒詩千二百言海内好名者書於縑緗以為贈祝復有越千里之外使畫工潛寫其形容列於屏障者焉其為世重也如此天福末以壽終時年七十四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八百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王　錦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游學　賜書　聚書　晚學

游學

傳曰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又曰不學將落故士之立誠志道自強不息潛心大業思齊古人曷嘗不主善以為師多聞而求友遵來學之訓聳游方之操裂

裳褁足不遠千里造太學抵名都修庠序之儀徇切磋之益因之而交勝已講前言游道日廣知類通達總經術之奥傑然名家脣推擇之命躋彼高位強識而讓為世所宗稽古之力與時偕感自非多聞為富廣業以勤方來時習脫乎匏瓜之繫親仁約禮霑乎霧露之潤亦曷能有所立哉

孔子為魯司寇已而去魯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南宫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乗車

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見老子

陳良楚人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蘇秦洛陽人與魏人張儀同師事鬼谷先生潁陽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號為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横家也秦後并相六國

甘茂者楚下蔡人也為秦左丞相初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

李斯為秦相始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乃西入秦

漢鼂錯潁川人也錯音措景帝時為御史大夫初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錯從之受申商法也與洛陽宋孟及劉帶同師

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即律歷志所云方士唐都者受易於楊何何字叔元菑川人習道論於黃子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固爭論於上前見儒林傳謂湯武非受命乃殺之官至太史令子遷生於龍門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鄒縣名嶧

山名於此行鄉射之禮過梁楚以歸亦為太史令

夏侯勝字長公始昌之族子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姓簡名卿簡音奸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禮之喪服也徵為博士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令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復事同學博士

白奇嘗同於后蒼受業而奇後為博士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禮之喪服京師諸儒稱述焉官至前將軍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元始中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護少隨父為醫出入長安貴戚家誦本草方術十數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由是辭其父學經傳官至廣漢太守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

廉為郎哀帝時遷凉州刺史

班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内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莊之術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

謂班嗣貴老莊之術

彪後為徐令以病去官

後漢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十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鋭布衣荷擔不遠千里永元中為司徒

馬嚴字威卿援兄子也章帝時為御史中丞嚴少孤而好擊劒習騎射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夫咸器異之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和帝初為謁者父業建武初為天水太守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官至重合令

張衡南陽西鄂人少善屬文遊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

學遂通經貫六藝永元中為侍中

景鸞字漢伯廣德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之書州郡辟命不就

崔瑗字子玉涿郡安平人早孤鋭志好學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漢安初為濟北相

崔琦瑗之弟也少游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後為臨濟

長

李固字子堅司徒郃之子也少好學嘗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郃子冲帝時為太尉

杜喬字叔榮河南林慮縣人少好學雖二千石子嘗步擔求師建和初為太尉

黄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本出孤微居近學宫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漢安初為大司農

王輿明五經負笈追業嘗賃灌園恥交勢利後為議郎

范冄字史雲陳留外黄人少為縣吏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歴年乃還嘗為萊蕪長後去官辟太尉府以疾不行

何顒字伯永南陽襄鄉人少從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顒顯名太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

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辟司空府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鄮令東海申君爲西華令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遊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後爲尚書郎

承宮瑯邪姑幕人也時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

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後為侍中祭酒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家世貧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不從遂辭就成皋屈伯彦學三年業畢博通墳典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司徒黄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並不就

魏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翁居年十七郡召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瑯琊界游學後為征南將軍

樂詳河東人少好學聞謝該善左氏傳乃與南陽步陟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太和中為騎都尉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年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讀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

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齔之中嶷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遊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足千里所謂以鄭君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為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謂登山者不

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君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耶㭊辭謝焉又曰兗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介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為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介而成也書何為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行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

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别因見貺餞可以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松解以不致書之意後為郡所召署功曹主簿

華佗一名旉音敷字元化沛國譙人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

蜀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左氏春秋為大中大夫卒

李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

吳士燮字威秀蒼梧廣信人也少游學京師事頴川劉子竒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

晉范晷字彦長南陽順陽人也少游學清河遂徙家僑居郡命為五官掾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少好學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後選大著

作固辭不就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寓居洛陽緱氏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後至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

梁周興嗣字思纂世居姑熟年十三游學京師積十餘

戴逵博通記傳善屬文後為給事中直西省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世為農夫至峻好學初事宗人沈麟士麟士卒後乃出郡遍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官至國子五經博士

陳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袞少聰慧游學京都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三年中大義畧備對策高第除揚州祭酒從事

陳賀德基字承業祖父事梁俱為祠部有名當世德基

少游學於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敝盛冬止衣袂襦袴累遷尚書祠部郎

後魏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游學為諸生慕容沖以為尚書郎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也少而好學負笈尋師家貧勵節遂博覽史傳有文才幹略州郡表貢拜中書博士

高允渤海人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郡召補功曹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世父僧襲為平原太守隨僧襲在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傳頗有文才

徐遵明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服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畧就范陽孫

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畧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然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畧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年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乃盛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

孫惠蔚武邑人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歷中書博士侍讀東宮

董徵頓丘人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就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中大義精練太和末為四門小學博士

北齊李鉉字寶鼎年十六從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虬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

受左氏春秋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郎邢邵中書令

魏收等參議禮律

劉晝字孔昭河間鄚人少負笈從師服膺無倦恨下里

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多書乃造焉

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河清初還冀州舉秀才入京考策

不第

邢峙字士峻河間鄚人少翫典墳游學燕趙之間後為

清河太守

馬敬德河間人少好儒術負笈從大儒徐遵明學詩禮後為國子祭酒

張雕家世貧賤而慷慨有志節雅好古學精力絶人負笈從師不遠千里起家殄寇將軍北史作張雕武

後周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初從陳達受三傳又從房虬受周禮並通大義後事徐遵明服膺歴年東魏天平中受禮於李寳鼎遂博通五經河清中楊休之等特奏為博士

盧損范陽人世任嶺表父頵遊宦京師損少學文隨父客汴洛間

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初在梁為散騎常侍高祖徵為露門學士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除盪寇將軍

隋薛濬字道賾幼好學有志行尋師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天和中襲爵虞城侯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少好學博涉經史初仕後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為襄城王長史兼行參軍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少與河間劉炫為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嘗問禮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

知名官至員外將軍

盧思道年十六遇中山劉松為人作碑以示思道讀之多不解於是感激讀書師事河閒邢子才又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解褐司空參軍長史

唐張士衡瀛州樂壽人父友國子博士劉軌思授以毛詩周禮又從熊安生及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初仕隋為餘杭令太宗貞觀中為崇賢館學士

高子貢和州歴陽人弱冠游太學遍涉六經尤精史記

舉明經歷祕書正字宏文館直學士

賜書

中祕之書藏諸私室西漢而下殆踰千禩而得之者甚鮮豈非君恩之賜特出非常儒者之榮舉無倫比者乎其有名動搢紳譽高宗室或在公成績或為政有方由是濬發德音曲推眷奬幽經祕記咸所寵賜垂之緗簡足為美談者也

漢班斿為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祕書每奏事斿每奏校書之

事

斿以選受詔進讀羣書於天子前讀書帝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斿孫彪幼與從兄嗣共游太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時東平王求書不得而斿獲賜祕書明見寵異

後漢王景明帝時辟司空伏恭府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渠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

東平王蒼光武子章帝建武七年遣諸王歸國帝時留

蒼賜以祕書列仙圖道術方

黄香字文強章帝賜香淮南子孟子各一本位至尚書令

蔡邕陳留人有賜書四千許卷位至左中郎將

晉皇甫謐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閲不怠守學好古不應徵命

南齊晉安王子懋啟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嘗以書讀在心足為深欣也賜子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

言

王儉為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國子祭酒高帝建元三年省總明觀恙以四部書充儉家

蕭晉蘭陵人家有賜書志學不倦

梁西陽王大鈞年七歲高祖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諷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羲之書一卷

陳江總篤學有辭采家有賜書數十卷總晝夜尋讀未嘗輟手位至尚書令

唐李大亮為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太宗嘗賜荀悦漢紀一部下書曰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尋典籍然此書叙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閲也

聚書

士大夫以詩禮立身儒素為業廣聚墳典以遺子孫若良農之儲耒耜百工之利刀尺也繕其簡編飾諸緗帙

手自刋校心無倦怠至於羲畜百家室盈千卷觀乎油素達聖哲之心遺之子孫有清白之業異夫金玉滿堂貨幣潤屋多藏為累厚亡可俟者也

後漢杜林扶風人家多書王莽末客河西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經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經位至大司空

魏王修家不滿斗斛有書數百卷太祖嘆曰士不妄有名也官至奉常

蜀向朗潛心典籍積聚篇卷於時最多年八十手自校

書刋定謬誤位至特進

晉張華為司空領著作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几篋

葛洪博聞深洽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後為諮議叅軍

裴憲為尚書與荀綽家俱有書百帙

宋王曇首太保宏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

南齊崔慰祖清河東武城人也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帙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為辭

范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書者常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

沈麟士吳興武康人累徵不就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乃手寫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

梁陸少玄光禄大夫澄之子家有父書萬餘卷張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

沈約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位至特進侍中

任昉為祕書監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

率多與本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

袁峻字孝高篤志好學家貧無書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課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仕至員外散騎侍郎

王僧孺為南康王諮議參軍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

張緬性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書衆家異同為後漢紀四十卷晉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

五卷位至御史中丞

孔休源為光祿大夫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理

陳姚察年十二能屬文父上開府僧坦知名梁代二宫禮遇優厚每得供賜皆回給察為游學之資察並用聚書圖畫由是聞見日博仕至吏部尚書求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餘卷無所不覽

北齊郎基字世業中山人為鄭州長史頴川郡守基泛涉墳籍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

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羲曽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人斯亦可矣辛術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及定淮南凡諸貲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書法數亦不少

後周裴漢借人異書必躬自録本至于疾疹彌年亦未嘗釋書仕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隋陸㚟字開明初仕北齊為中書侍郎齊滅周武帝聞

其名與陽休之袁叔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巻至長安授宣納上士

唐王方慶聚書甚多不減祕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諸子莫能守其業卒後尋併散亡仕至太子左庶子

李襲譽居家清儉凡禄俸必散之宗親其餘但冩書而已及從揚州罷職經史遂盈數車仕至凉州都督

吳兢家聚書頗多嘗自録其巻第號吳氏西齋書目仕至左庶子

蘇弁聚書至三萬卷皆手自刋校至今言蘇氏書次於集賢芸閣焉官至户部侍郎

韋處厚聚書萬卷手自刋校官至相位

王涯字廣津太原人也以詞藝登科踐揚清峻家書數萬卷侔於書府名畫人所保惜者必以厚貨致之凾奩皆飾之金寶為垣竅而藏之複壁後為相

梁孫騭開平初歷諫議常侍騭雅好聚書有六經史漢百家之言凢數千卷洎李善所注文選皆簡幹精至校勘

詳審

趙凝鎮襄州凝好聚書至數千卷

後唐王都為定州節度好聚圖書自恒山始破汴州初平令人廣將金帛收市以得為務不責貴賤書至三萬卷名畫樂器各數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於其府

張憲沉靜寡慾喜聚圖書家書五千卷視事之餘手自刊校仕至太原尹

賈馥故鎮州節度使王鎔判官家聚書三千卷馥手自

刋校

晚學

夫學者所以博綜古今而發明道義者也故仲尼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者又其次也若夫習童蒙之性負剛毅之氣或栖身丘壑躬樵牧之役或結黨豪俠為奔走之事爰動子衿之刺聿興墻面之誚則有逮遲暮之歲厭泥塗之辱改節不恡服勤自修專研六藝之文砥礪五常之行致位卿相垂名簡

冊者比比而有以至既居顯赫之任方從來學之業斯乃朝聞夕死老而彌篤者之謂也

晋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對曰少年而學如日出之光二十而學如日中之光老學如秉燭之明孰與眛行平公曰善哉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直伉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谷永少爲長安小吏後博學經書位太中大夫

魏崔琰字季珪性少樸訥好擊劒尚武事年二十三鄉舉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太祖時爲中尉

孟康以郭后外屬轉散騎侍郎于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宂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駮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

蜀向朗字巨達領丞相長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

不治素簡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吏優游無事垂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刋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誘納後進講論古義時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

晉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遊獵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常數百人初為郡門下掾

胡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武帝時位至大僕射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少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患慨然有改勵之志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但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朞年州府交辟仕吳為東觀左丞

宋沈攸之順帝時為車騎大將軍晚學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嘗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梁張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船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父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年緒曰過而能改顔氏子焉及明年便修身改節學不盈載多所該通起家撫軍參軍

劉峻字孝標平原人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若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故其自序云黌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魯鈍也峻後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

後魏谷渾父衮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以父母在常自退抑晚乃折節受經業遂覽羣書被服類儒者後為儀曹尚書

劉蘭武邑人年二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為立黌舍聚徒二百後為國子助教

後周楊汪少凶躁好與人羣鬭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通三禮解褐冀王侍讀

隋豆盧勣周明帝時為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勑以本官就學

王頗字景文齊州刺史頒之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顒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左傳禮易詩書乃嘆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徧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

唐李安遠少時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家代為將甚富於財然數從博徒遊至於破業晚始折節讀書敬慕名士但逢勝己皆傾心而與遊焉後為懐州刺史終

侯君集拜吏部尚書進位光禄大夫君集出自行伍素

無學術及被任遇方始讀書

姚元崇少居廣成澤不知書唯以射獵為事年四十張憬藏謂元崇曰當以文學備用將相無自棄爾遂折節讀書後為相

梁韓建為華州刺史比不知書治郡之暇日課學習遣人於器皿牀榻之上各題其名建視之既熟乃漸通文字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一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富　好施

富

洪範之述五福其二曰富仲尼亦云富人之所欲也故潤屋之訓見紀於策書素封之重非藉乎禄位又何況編列之户以財力相君游談之士以貧賤為恥者哉三

代以下乃有陪臣擬於公室匹夫敵於國君財力雄於京師射獵比於王者莫不藉其世資因其邑入占山澤之貨憑商賈之業或深耕以多積或居物而射利以至權倍稱之息廣畜牧之術精於方伎處於浩壤以致夫生生之厚焉然而老氏戒乎多藏仲尼鄙其不義自非保之以禮節約之以尋幅又曷能免充詘之誚逃偏重之釁哉

管仲為齊大夫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

修

秦后子有寵於桓公（后子秦穆公子也景公之母弟公子鍼）如二君於景其母曰不去懼選（選數也后子奢富弗去君將數其罪而加戮）鍼適晉其車千乘（言其富也）后子饗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舍置也相次十里一車自雍及絳用車百乘也）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昭公元年）

慶封齊大夫魯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昧也朱方吳地）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

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

孟獻子魯大夫聘於晉韓宣子觴之飲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我有二士顔固慈無虛此二士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容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也可著於春秋也

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也子能執臣禮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戍也驕戍文子之子公叔戍也其亡乎

駟秦鄭嬖大夫也富而侈嘗陳卿之車服於庭鄭人惡而殺之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多有積貯聚時而發鬻賣之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言於弟子

之中最為富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簞笥也食飯也瓢瓠勺也一簞之飯一瓢之飲至貧也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亢禮為賓主之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貢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中子貢不受教命唯財是殖億度是非幸而中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殖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范蠡為越大夫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

然〔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游南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録著五方所出皆述之一號計研晉中經簿又吳越絕並作倪研及然聲相近〕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見矣〔形顯也〕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旱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預蓄舟水時預蓄車以待其貴要其利也〕推此類而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強吳刷會稽之恥〔刷謂拭除之也〕范蠡嘆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皮〔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

也鴟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之陶為朱公陶即今之陶也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言頓居貨物隨時為逐利而不貴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分散於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修業而息之息生也遂致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公一云范蠡去越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

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

猗頓魯之窮士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一云猗頓用盬盬起盬盬於池盬造盬故曰盬盬

白圭周人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利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

取布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居治生産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其有所試矣彼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魏冉秦昭王母宣太后弟穰侯富於王室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呂不韋陽翟大賈人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乃為丞相家僮萬人

郭縱邯鄲人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蠃畜牧烏氏姓也蠃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及衆斥賣畜牧蕃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求奇繒伺間獻戎王避時之禁故伺間隙私遺戎王戎王十倍其償予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馬言其饒不可計算數故以山谷多少言之始

皇令嬴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步車曰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縣名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蹲鴟謂芋用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饑年華陽國志曰汶上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即就也運籌算賈傾滇蜀之民行販賣於滇蜀之閒也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魋結之民富埒卓氏椎髻漢書作魋結西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其利於人也埒等也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貲至鉅萬初裒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強力石氏貲次如苴其人強力謂羅裒也貲次如苴自謂石氏之饒財也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謂王根淳于長也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言其志寛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似之也若今言諸郎矣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愈勝也纖約也嗇細吝也言其於利雖不汲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細吝者也下云周人既纖義類此家致十金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丙氏魯人也魯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頫有拾仰有取俛仰必有所取拾無鉅細好惡

也貴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刁間齊人也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刁姓間名也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十萬故曰寧爵無刁刁間能畜豪奴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耶無將止為刁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

師史周人轉轂百數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至齊秦楚趙之中富貴相矜以久賈言洛陽之地居

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衢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久行也中音竹仲切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曰至十萬者十焉

漢任氏宣曲人其先為督道倉吏於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租耳道者非謂上道也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取倉粟而窖藏之也楚漢相距滎陽人不得耕種米石至萬錢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言其居買之物不在貴賤在良美也善富

者數世（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任公任氏之公也言家為此私約制也）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毋鹽氏關中人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家（行者須齎糧而出於子錢家貸之也貸謂求假之也）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毋鹽氏出捐千金貸（貸謂假與之）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毋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

杜氏安陵人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抵歸也田牆田蘭韋家栗氏杜氏亦鉅萬

班一始皇之末避墬於樓煩墬古地字樓煩鴈門之縣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國家不設衣服車旗之禁故班氏以多財而為邊地之雄豪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一為字者馬邑人聶一之類也今流俗書本多改此傳一字為壹非也

鄧通文帝倖臣也帝使善相人相鄧通曰當貧餓死帝

曰然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通官至上大夫

橋桃漢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著其饒多也

甯成武帝時為内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乃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輒解脫鉗鈦亡去也稱也傳所以出關之符也

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賈謂販賣也乃貰貸陂田千餘頃貰貸假貶之也假貸民役使數千家假謂借貸也數年會赦致産數千萬

張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禄詔都内别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都内主藏官也安世以還官官不簿也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户然身衣弋綈弋黑色也綈厚繒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産業累積纎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

杜周始為廷史有一馬廷史即廷尉史也及大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貲累鉅萬矣

史丹魯國人也盡得父財又食大國邑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妾數十人後為左將軍

廉平當以貲百萬自下邑徙平陵當後為丞相賜爵關內侯

樊嘉杜陵人也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嘉與茂陵摯綱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貲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賣鼓亦致高貲高貲謂多資財嘉五千

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
為京師市司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
郡國富民兼業顓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
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以田地過限從此而富為州中第一也翁
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隃侈質氏以洒削
而鼎食洒濯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主為洒刷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新也濁氏
以胃脯而連騎今大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燖羊胃以末椒薑粉之暴使燥是也張里以
為馬醫而擊鍾

姓偉姓姓名偉臨菑人成哀間貲五千萬

張長叔薛子仲洛陽人成哀王莽時貲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法武帝者言用卜式東郭咸陽孔僅等為官也

後漢王丹字仲回京兆人哀平時仕州郡家累千金隱居養志

陰識南陽新野人其先祖子方至孝有仁恩當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福家有黃羊因以祠之自

是以後暴至巨富有田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封君子方嘗言我子孫當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臘日祠竈而以黄羊識官至執金吾

樊宏南陽湖陽人父重世善農稼好貨殖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僮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開廣田土五百餘頃其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酈元水經注三湖水支分東北為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凡亭陂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氏失業庾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為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又

魚池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鉅萬

馬援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萬斛後為伏波將軍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世以貨殖著姓後為大司空

郭況為大鴻臚光武數幸其宅賞金帛甚豐京師號況家為金穴言其富貴也

杜篤子碩豪俠以貨殖聞篤仕郡文學掾
馬防為光祿勲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以特
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實貨巨億皆買
京師膏腴美業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
聲樂曲度比諸郊廟賓客犇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
嘗為食客居門下
戴遵字子高富於貲産輕財好義賓客常三四百人時
人名之闗東大豪戴子高

折像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國終廣漢太守

魏曹洪家富而性吝嗇初太祖為司空時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邪後為驃騎將軍

婁圭字子伯初平中在荆州北界合衆詣太祖太祖以為大將子伯家累千金太祖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

蜀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

億為安漢將軍

吳李衡嘗於武陵龍陽州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勑兒曰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一疋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戸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嘗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疋家道

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在衙為威遠將軍

晉石崇為衛尉財產豐積屋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

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絶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矣

麴允金城人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允為驃騎將軍

刁逵字伯道弟暢字仲遠次弟宏字叔仁並歷顯職逵為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為始興相宏為冀州刺史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殖為務有田萬頃

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高祖起義暢宏謀襲之伏誅子姪無少長皆死刁氏遂滅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横固占山澤為京口之蠹宋祖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當時天下饑弊編户賴之以濟焉

宋孔靈符家本豐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有果園九處為有司所糾詔原之終會稽太守

沈攸之為荆州刺史富擬王侯夜中諸廊然燭達曉曳

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絶妙

徐湛之財產豐富室宇園池貴游莫及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湛之為尚書僕射領

護軍將軍

虞悰為豫章内史將軍悰治家富殖奴婢無游手雖住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焉

後魏莫含鴈門繁畤人也家世貨殖貲累巨萬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或音訛謂之莫回城云含終

左將軍
畢衆敬善持家業尤能督課田産大致儲積為平南將
軍兖州刺史
仇廣與弟盇並善營産業家于中山號為巨富子孫仕進
至州主簿
張僧晧好産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亦稱是第自
供儉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晧尤好蒲
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

北齊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祖父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終定州刺史

後周韓仲恭以貲干滎利郡辟為功曹中正仲恭辭不獲免乃應之申公李穆嘗謂仲恭曰君唯頤安坐作富家公名級何由可進須為子孫作資蔭寧止足於郡吏邪仲恭答曰第五之號豈減驃騎乎

韋藝大修産業與北夷貨易家資巨萬為營州總管

隋何妥字栖鳯西域人也父細明通商入蜀遂家郫縣
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妥
終國子祭酒
王𢑱字謷畧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
粟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
唐郝處俊安州安陸人高宗儀鳳中為侍中時侍中許
圉師處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官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
彭氏以殖貨見稱故江淮閒為之語曰貴如許郝富如

田彭

馮燧為司徒京師貲貨甲天下燧既卒子暢承舊業屢為豪幸邀取德宗貞元末中尉楊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焉

晉張鐩初仕後唐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游近郊憩於大塚之上忽有黄雀銜一銅錢置於前而去未幾復於衙院晝卧見二鵲相鬭鬭畢各銜一錢落於鐩前鐩前後所獲三錢嘗祕於巾箱識者以為大富之徵莊宗

同光末為西都知府先是魏王繼岌西征廻至咸陽時渭水暴漲籤斷浮橋魏王至渭南自經死所有隨行輜車蜀川珍貨女伎寶馬並為籤所有籤由是家財巨萬明宗朝居環衛時湖南馬希範與籤有舊奏朝廷請命為使允之籤密賫蜀之奇貨往焉又獲十餘萬緡以歸籤出入有庖者十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為比後終密州刺史

袁正辭父象先梁祖之甥為宋亳節度使在州十餘年

積財百餘萬

趙在禮歷十餘鎮後為晉昌軍節度使善治生殖貨積財巨萬兩京及所莅藩鎮皆邸店羅列

宋彥筠為太子太師致仕筠性好貨殖能圖什一之利良田甲第相望于郡國及將終以伊洛之間莊十數區上進並籍於官焉

好施

夫富者是人之所欲者也蓋其芻豢逸樂之所安焉若

乃積而能散富而好禮德義生於心術仁愛出於天然遂能發其多蓄不獨享其豐利由是篤於故舊厚於宗族或恤其乏絶通乎有無或均其禄廪逮於鄉里是皆邁種其德周人之急博濟而不有其惠重施而匪求其報以至傾匱而不怠乏絶而無悔者焉自非見義忘利為仁由已亦曷以臻此哉

欒懐子晉大夫欒盈也懐子好施士多歸之

漢蘇武再為典屬國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

無餘財

楊惲為諸吏光禄勲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貲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

朱邑為大司農居家儉節禄賜以供九族鄉黨家亡餘財

張臨安世曾孫嗣平原侯臨且死分施宗族故舊言將死之

時多以財分施

樓護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官以物假貸貧人令護監之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

郇越字臣仲太原人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郡舉孝廉數病出官

後漢馬援王莽時游隴漢閒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

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位至伏波將軍

王丹京兆人王莽時連徵不起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後位太子太傅

樊重南陽湖陽人也營理產業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

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重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勑竟不肯受

寇恂為執金吾歷河内潁川汝南太守封雍奴侯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郭伋為并州牧徵為大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

以充其家僅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

梁竦字叔敬陵鄉侯統之子性好施不事產業長嫂舞陰公主臣欽若等曰竦兄松尚光武女贍給諸梁親疎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服猶用也

辟命交至並不受

宋宏為大司空封栒邑侯所得租俸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

包咸為鴻臚明帝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

珍玩束帛俸祿增於諸卿咸散與諸生之貧者

童恢父仲玉瑯琊姑幕人也遭世凶荒傾家賑恤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

周楊少孤微嘗修逆旅逆旅客舍也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

竇固為大將軍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

韋彪為大鴻臚行司徒事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

廉范為蜀郡太守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

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

宣秉為大司徒司直所得俸禄輒以牧養宗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

趙典為太常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

張奮為司空純之子襲爵富平侯少好學節儉行義嘗分損租俸贍恤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

梁商為大將軍每有饑饉輒載租穀於城門外賑與貧餧不宣已惠

桓鸞字始春少立操行推財孤寡分賄朋友泰於待賢狹於養已常著大布緼袍糲食醋餐位議郎

馮緄巴郡宕渠人父煥幽州刺史緄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緄位廷尉

种暠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悉以賑䘏宗族及邑里之貧者

荀淑為朗陵侯相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

鄧訓為郎中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

傅育食祿數十年秩俸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

折像廣漢雒人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及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貲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鬬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隤必疾也知者聞之咸服

焉

鄭綝爲謁者屯田三輔臨發之日散千金之產分與兄弟甥舅族親各有差品

朱儁少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

荀悅少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

劉翊潁川人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後黃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爲具殯葬嫠獨則助營妻娶後還陳留太守

翊散所握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遂俱餓死

魏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父恕漢末為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内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為一朝盡散賑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位涼州刺史

田疇漢末不就袁尚辟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

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

張範河內人太祖以爲議郎叅丞相軍事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

毛玠陳留人爲太祖丞相東曹掾雖居顯位賞賜以賑施貧族家無所餘

袁渙爲太祖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爲皦察之行然時人服其清

管寧北海朱虚人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位大中大夫

吳張允為大帝東曹掾輕財重士名顯州郡

魯肅臨淮東城人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摽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竒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

分肅位橫江將軍

朱據尚大帝公主爲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

陳武爲五校督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

全琮父柔爲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啟報柔更以奇之是時中州士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

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

嚴畯為衛尉不畜禄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

晉劉寔為太傅以老疾遜位寔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

得俸禄贍恤親故

盧欽歷宰州郡禄俸散之親故不營貲産

王衍字夷甫父為平北將軍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為親

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閒家資罄盡出就洛城

西田園而居焉位至司徒

周訪少沉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賑乏家無餘財位梁州刺史

祖逖字士雅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輕財有節尚每至諸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親族以是重之位豫州刺史

郗超愔之弟愔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超位司徒左長史

羅憲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位陵

江將軍

宋劉懷慎為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將禄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

劉虔之誕節不營産業輕財好施後為江夏相

南齊褚炫自江夏内史入為吏部尚書罷郡得錢十七萬於石頭並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

崔慰祖父慶緒為梁州刺史資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

題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

王騫歷黃門侍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産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兄及故舊共佃之嘗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

梁韋叡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禄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

鄧元起當陽人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

對曰二千斛元起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

康絢寛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為長厚在省每寒見省官有襤褸者輒遣遺以襦衣其好施如此

位衛尉卿

張稷為都督青兾二州刺史歷官無蓄聚俸禄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

范雲初為郡號稱廉潔及居貴重頗通餽遺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

何點廬江灊人也性通脫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

蕭眎素為太子中舍人丹陽尹丞初拜高祖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

范述曾為大中大夫還鄉里述曾生平得俸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所資以天監八年卒

劉歊平原人少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嘆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

豈可常有愧乎

陳孫瑒為侍中五兵尚書右軍將軍性通泰有財物散之親友

徐陵為侍中太子少傅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禄俸與親族共之大建中食建昌邑邑户送米至于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絶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急如此

後魏李沖為南部尚書為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千萬沖家素清貧於是始為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迨於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屈由之躋敘者亦多矣時以此稱之

崔敬友為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友恭寬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饑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蕭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

宇文測尚陽平公主為駙馬都尉性仁恕好施與衣食之外家無蓄積

呂顯為鉅鹿太守清貞奉公務存贍邺妻子不免饑寒

胡叟為武威將軍家於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麻衣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

令狐仕兄弟四人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

堯雄為豫州刺史每受人物多所施與賔客往來禮遺甚厚亦以此見稱

北齊李元忠性仁恕家素富實其家人在鄉多有借貸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責鄉人甚敬重之位驃騎大將軍楊愔為右僕射從尚書令愔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

畢義雲為兖州刺史兼七兵尚書性豪縱頗以施惠為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

後周宇文貴好音樂耽奕棋留連不倦然好施愛士時

人頗以稱之位太保

唐瑾為司中大夫兼内史性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禄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者又割膏腴田宅以賑之所留遺子孫者並墝埆之地朝野以此稱之

隋柳謇之為光禄少卿十餘年送光化公主於吐谷渾義成公主於突厥前後奉使得二國所贈馬二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

房彦謙終于涇陽令彦謙家有舊業資産素殷又前後

居官所得俸禄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儉素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禄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為務隋有天下畢志不仕

唐李軌字處則武威姑臧人有機辯頗窺書籍家富於財賑窮濟乏人亦以此稱之

李勣少與父蓋皆踈財好施拯濟貧乏勣位太子太師

李百藥不事產業見人士闕乏莫不極力遺之位宗正

卿

黄居漢性和厚家富於財見宗族故人多所賑施位懐

州刺史

劉徳威閨門雍穆接物寛平嘗經管隷者頗懐其恵所

得財貨多以分贍宗親位同州刺史

李進太僕少卿暈之子家素豐贍其於交友能賙貧拯

急由是知名位兵部侍郎

張延河南偃師人也素輕財重施人有窘必傾產以給為士友所宗位主客郎中

李藩父卒家富於財宗族弔者有挈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以貧位平章事

王思敬瑯琊人順宗莊憲皇后曾祖思敬富於財而好濟人之急少從軍官至試太子賓客

薛苹為浙西觀察使俸祿悉以散親族故人子弟

後唐趙鳳性豁達輕財重義凡士友以窮厄告者必傾其資而餉之或賓友過從飲之食之無倦色位至平章事

冊府元龜卷八百十二